

Everything I didn't
tell you

沐清雨——著
Mu Qingyu
WORKS

时间替我 告诉你

「下」
／愿所有等待不被辜负／

17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上架建议:畅销/文学

ISBN 978-7-5113-6039-7



9 787511 360397 >

定价: 52.80元 (全2册)

目

录



CHAPTER 08 那是最初，最真的心……001

总有这样一个人，爱你如生命。即便你并不知道他是何时爱上你的，也无法否认，那是最初、最真的心。

CHAPTER 09 意外虽美，无从期许……071

与你相遇，是我安排的最美的意外。
和你在一起，是我从不敢有的期许。

CHAPTER 10 死磕到底，为爱求饶……135

如果不爱你，想都别想我求饶。

番外一

邢唐篇——既已失去，不再执着……257

我是爱你，却早已没有了非要在一起的执着。

至于那些我失去的，只当是人生得失循环中不可或缺的遗憾之一吧。

番外二

徐骄阳篇——最温柔的，你的心愿……267

我会好好的。只因那是你，最温柔的心愿。

后记……280

Everything I didn't
tell you



CHAPTER

08

那是最初，
最真的心

总有这样一个人，爱你如生命。即便你并不知道他是何时爱上你的，也无法否认，那是最初、最真的心。

身为杂志主编，徐骄阳终于被地面媒体和网络上蜂拥而至的关于萧熠及邢唐的新闻惊动了。她连夜从A市赶回来，下了飞机，家都没顾上回，直奔赫饶公寓而来。

赫饶整晚没睡，当敲门声响起，在客厅坐了一夜的她才恍然回神。

听到门外徐骄阳的声音，她起身。

原本徐骄阳已经准备好了劈头盖脸先轰炸一番再说，结果门一开，视线触及赫饶红肿的眼睛，责备和质问的话瞬间憋了回去：“这是怎么了？你哭啦？”

不照镜子也知道自己的状态有多差，赫饶连反驳都没有：“先进来。”嗓子哑得不行。

徐骄阳立马猜到她和萧熠吵架了：“萧熠欺负你了？”

她只是随口一说，心里并不倾向于萧熠惹赫饶了，毕竟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萧熠很在意赫饶。他那么个高高在上的男人，真是把赫饶放在手里，含在嘴里都觉得还不够好。

楠楠就在房间里，想再隐瞒什么根本不可能，赫饶坦言：“我们分手了。”

“分手？”徐骄阳把包往沙发上一扔，伸手去探她额头，“你没发烧吧？等了九年的男人说不要就不要了？舍得啊？”

赫饶隔开她的手：“我没开玩笑。”

徐骄阳看她的样子也挺认真，她在单座沙发里坐下，和赫饶面对面：“说说吧，怎么漫天都是萧熠和小女孩的报道？今年流行这个吗？邢唐的绯闻还没落幕呢，萧熠就来接班了。或者，他也藏了个私生女被你发现了？”注视赫饶神色清淡的脸，她说，“我在飞机上仔细想了想，只能是这孩子和你有关，才能把萧熠和邢唐联系在一起了。赫饶，这一次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了？”

所谓的解释是一个过于伤感的故事，赫饶不愿回忆：“骄阳，你

和语珩是我最好的朋友，但请你原谅，目前我唯一能告诉你的是，我有个女儿，今年五岁了。”

“你有个五岁的女儿？”徐骄阳注视她无懈可击的脸，不敢相信，“你什么时候连女儿都生了？孩子他爸是萧熠？”

连她都认为是萧熠，难怪萧熠自己也怀疑。

赫饶无奈地笑了笑，然后摇头：“你别猜了，能告诉你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你隐藏得够深的啊。”徐骄阳依然是一副愣愣的表情，显然是接受无能，“你女儿都五岁了，我居然还在耍单儿？这世界，太偏心了。”

卧室的门在这个时候打开了，睡眼惺忪的楠楠出现在门口，柔柔地喊：“妈妈。”

赫饶朝她招手：“到妈妈这儿来。”

楠楠小跑到赫饶跟前，借助她的手爬到她身上，坐到妈妈怀里：“妈妈你哭了吗？”她边说边伸出肉嘟嘟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摸摸赫饶的眼睛。

“没有。”赫饶以手指梳理她睡得乱乱的头发，“妈妈只是没睡好。”

楠楠把小脑袋枕到她颈窝：“那妈妈你再去睡一会儿吧，楠楠陪你。”然后看向坐在对面的徐骄阳，“阿姨好。”说话的同时小胳膊牢牢地搂在赫饶脖子上。

清晨的阳光透过晨雾射进房间里，点点的金色光斑落在赫饶和楠楠身上，让这一对徐骄阳眼里的新生母女显得那么和谐温馨。

从来都是独来独往的特警赫饶，竟然是一个五岁孩子的妈妈了。原本徐骄阳无法想象她作为母亲的样子，可此情此景，她温柔的言语和表情，是那么自然而温暖，徐骄阳不得不信。

她把视线投向安安静静窝在赫饶怀里的小女孩身上，楠楠此时穿

着鹅黄色的棉质碎花睡裙，头发乱蓬蓬的，唯有刘海儿被赫饶用手指梳理整齐了，乌黑的大眼睛正好奇地看着她。

徐骄阳的心瞬间融化了，也顾不上审赫饶了，她朝楠楠伸出手，笑得比平时温柔一百倍：“小卷毛，过来让姨妈抱抱。”

楠楠似乎不太喜欢“小卷毛”这个外号，她在赫饶怀里扭了扭：“阿姨我叫楠楠，邢楠的邢，邢楠的楠。”

“邢楠？不是我说你……”孩子面前，徐骄阳还算有分寸，她及时打住，以责备的眼光看向赫饶，“邢唐便宜占大了啊，白捡了个女儿。不行，明天改姓徐，叫徐楠。”

楠楠嘟着小嘴：“邢唐是我干爹。”

“那我就是你干妈。”想想又觉得不对，徐骄阳自我纠正道，“我是你姨妈。”

楠楠眨巴着大眼睛想了想：“是大姨妈还是小姨妈啊？”

徐骄阳险些一口血吐出来，她走过去把楠楠硬抢过来抱住：“小鬼灵精，敢说我是你大姨妈！”

楠楠被她触到了痒痒肉，咯咯地笑。

赫饶终于也弯唇笑起来。

八点左右邢政打来电话，赫饶才想起来昨天下午赶着去C市接楠楠忘了去医院复诊。

徐骄阳听出是邢政的声音，又看看赫饶微肿的右手，劈手接过电话：“你准备着吧，等会儿我送她过去。”挂了电话她骂赫饶，“你不想要这手了是吧？就算和他置气，也不能任由它残废啊？除非你是不想当警察了。”

赫饶当然不是故意的：“不小心挫了一下，应该没事。”

“我看你是该回炉了。”徐骄阳哼了一声，“凭你的身手收拾他不该像玩似的吗？怎么，下不了手，还把自己弄伤了，你说你丢不丢

人，缺不缺心眼？”

被她像绑架似的抱在怀里梳头的楠楠闻言替赫饶说话：“我妈妈是最聪明的，才不缺心眼呢。”

徐骄阳轻轻扯了她的头发一下：“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

楠楠嘟着小嘴表示不高兴，徐骄阳却一点当姨妈的样子都没有，疯疯癫癫地捏她脸蛋：“你这心眼儿啊，看来是随了你爸了。”

“骄阳！”赫饶喝了她一声，显然是阻止她提“爸爸”一事。

徐骄阳相信赫饶不说楠楠的身世必然是有隐情，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所谓的隐情一定和萧熠有关，既然如此，她不准备让萧熠消停，“她又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当然是有爸爸的。”然后不顾赫饶的眼神阻止，低头问懵懂的楠楠，“想知道你爸爸是谁吗？”

赫饶却已经把楠楠抱过来：“去卧室自己换衣服，然后和妈妈出门好不好？”

楠楠“哦”了一声，乖乖地往卧室走，临到门口时还悄悄地回头看了徐骄阳一眼。

赫饶把卧室门关上，转身看徐骄阳，神色肃然：“我就一个要求，骄阳，不要在她面前提爸爸。”

去医院的路上，赫饶的手机响了，她看着屏幕上闪动的名字，犹豫了。

徐骄阳偏头看了一眼，笑了：“你未来婆婆的电话都不接，你要造反啊。”反正在她看来，赫饶和萧熠分手，是不可能的事情。

赫饶按下接听键，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没有异样：“阿姨。”

电话那端的萧茹依然是温和的语气，她问：“小熠说有个重要客户从国外回来，昨晚才没带你回家，是这样吗，饶饶？或者，是你们闹别扭了？”

“我们，”赫饶明显停顿了一下，“没闹别扭。”

萧茹似乎相信了，继续亲切地说：“那就好，你们好好的我才放心。那么饶饶，今晚你们是不是回来吃饭？”

当然是不可能回去的。赫饶深呼吸：“阿姨，警队那边有些工作需要我回去处理，所以……”她不擅长说谎，话一出口，自己就说不下去了。

萧茹却体谅地接口：“好的，没关系，工作要紧。不过，手要坚持做训练，还要按时到医院复诊，一定不能忽视了。还有啊，阿姨听你的声音有点不对，是感冒了吗？小熠也是够粗心的，都没照顾好你。饶饶啊，你别怪他，他是一个人惯了。”

赫饶心口泛起酸意：“我不会的阿姨，谢谢您的关心。”

萧茹笑了：“阿姨关心自己的准儿媳谢什么呢。”

同一时间的萧氏，邵东宁神色严谨地站在总裁办公室里：“有晚风传媒打了头阵，其他媒体也开始有了动作，皇庭开幕酒会上赫警官的背影照片见报了。”

接下来就会出现侧面照，然后是正面。萧熠还穿着昨天的衬衣，他站在落地窗前，身影挺拔：“晚风的刊物走的是委托代理的分销渠道，由代理商完成报刊的征订和销售工作，从和晚风达成协议的代理商下手，就在明早，让他们的征订量下降百分之五十。”

印刷的刊物不能有效发行，对于晚风传媒旗下的报社和杂志社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如此坚持七天，先不计算晚风的损失，广告商就会找上门去。你的发行量少了，达不到广告营销的目的，广告商还会继续砸钱吗？

邵东宁领会了萧熠的意图：“我再查一下哪家传媒公司和这些代理商有合作，给他们一些皇庭的资料进行报道，以增加他们的征订量。”

这样，代理商也就不怕和晚风的合约违约了。

有钱赚，谁会在乎那点违约金呢。

萧熠双手插在裤兜里，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有些模糊：“联系《时尚周刊》徐骄阳。”

这是看在女朋友的面子上，照顾徐骄阳所在的杂志社的生意呢。

可是，邵东宁几乎是叹气似的说：“徐主编估计不会领情。”

萧熠抬手揉了揉眉心，没说话。

十分钟后，邵东宁再次来到总裁办公室，行色匆匆：“赫警官和楠楠在去医院的路上出了车祸，徐主编开的车。”

班台前的萧熠倏地抬头，目光犀利，然后他像是反应过来似的猛地起身。

邵东宁马上说：“没有大碍，只是吓着了楠楠。”

萧熠双手撑在班台上，许久才说道：“知道了。”

就完了？邵东宁觉得他家boss从早上到现在，整个人都是恍恍惚惚的。可萧熠脸上写满了“生人勿近”，他不敢问。

萧熠整个人被笼罩在低气压下，难怪邵东宁不敢多嘴。相识多年，他这种反常的情绪实在少见，即便三年前漂洋过海去国外疗伤时，邵东宁也没见他如此消沉过。

果然英雄难过美人关，邵东宁自动脑补为被赫警官打了。他不着痕迹地打量他家boss，遗憾地发现没有明显伤痕，他默默地退出办公室，站在姚南办公桌前一筹莫展。

姚南整理好需要签批的文件，进入萧熠办公室前忽然说：“老夫人约了今天体检，我忘了给司机打电话提醒了，邵助理能帮个忙吗？”

怎么把太后娘娘给忘了啊！邵东宁瞬间就开心了，他笑容满面地答：“没问题。”

姚南微微地笑：“谢了。”

萧茹来到中心医院时，林院长亲自相迎。她也不急着检查身体，

只关心地问：“赫饶，我是说小熠的女朋友是不是今天该来复诊？”

因为赫饶是以萧熠女朋友的名义入院的，林院长当然格外关注她的恢复进展，闻言回答：“正常应该是昨天，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来。”然后转首交代身侧随行的医生，“去问问邢政，今天来没来。”

于是，萧茹自然很容易地就获知：赫饶在来医院的路上出了车祸，人现在还在现场。

所以，萧熠随后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饶饶出了车祸，就在我公司附近，你人在哪儿？”语气中难掩责备。

萧熠当然不愿意对母亲说他和赫饶分手了，沉默了一下才答：“我正准备过去。”

萧茹直接就把电话挂了。

母亲是个外柔内刚的人，自从离婚后，几乎没对他发过脾气，这次却——

萧熠按下内线，语带不善：“让邵东宁进来。”

姚南说：“邵助理去见晚风传媒的代理商了，刚走。”

萧熠拨邵东宁的电话，铃声完整地响过一遍，无人接听。

他几乎是咬着牙发的信息：“告诉我车祸发生地点！”

不敢接电话的邵东宁秒回：“南沙路和江北路交叉口，步行五分钟。”

南沙路96号，江北路交口处，事故发生现场。

徐骄阳正指着对方司机骂：“你给我闭嘴！欺负谁听不懂方言吗？英语骂你好啊！”

她毫不客气地用手指戳对方的胸口，一副恨不得卸了人家的表情，交警出言相劝：“差不多行了，我们会处理。”

徐骄阳立即转向交警：“你怎么处理？现在我女儿被吓着了，你

处理得了吗？”她说完径直冲到货车前，跳上驾驶位，抄起风挡玻璃前放着的扳手，哐地砸过去。

没人想到她会有这样激烈的反应，交警都傻了。

货车司机反应过来，冲过去：“你这个疯女人，怎么砸我玻璃？”边骂边要挥拳头，手却在半空中被截住，然后，他听见低沉的男声以散漫的语气质问：“怎么，你还要打女人？”

吊腿裤配T恤的司机转头，就看见身穿白色衬衣的男人以犀利的目光看着自己。

正是萧熠。

司机气势汹汹地说：“她砸了我的车！”

萧熠甩开他的手，淡淡吐出两个字：“赔你！”

徐骄阳下车，站在萧熠身边，在司机肩膀上用力推了一下，嚣张地放话：“听见没，不差钱！”

萧熠行至货车前面，看了眼这辆挂着外地牌照的小货车，疾步走向交警，话也没说，直接从对方手里拿走证件，用手机拍下了货车司机的驾驶证和行车执照，然后发给邵东宁，同时吩咐：“查一下。”

等他转身走向绿化带，交警有点不满地说：“嘿，抢谁饭碗呢这是？”

徐骄阳看得直乐，安抚似的拍拍交警的肩膀：“放心，他对你的饭碗没兴趣。不过这起交通事故你们处理不明白的话，不只是你，”她指指一旁为避免交通堵塞，正在疏导交通的两名交警，“你们都是事。”

觉得被侮辱了，交警微恼：“他谁啊？本事挺大嘛。”

“大不大的，你关注一下最近的报纸杂志就知道了。”徐骄阳微扬下巴，交警循着她的目光看过去，视线所及最显眼的建筑是远处一栋几乎耸入云层的高楼。

他回头，徐骄阳说：“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等会儿路过看一下，

然后买点他们公司的股票，保赚。”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交警正了正脸色：“把你的驾驶证和行车执照也拿出来。”

萧熠看见徐骄阳的越野车停在绿化带上，前面一米不到的距离就是粗壮的大树。可想而知，如果她没能及时刹车，后果不堪设想。而几乎是横在路中间的小货车显然是违反了交通规则转小弯进行的左转，才把直行的越野车逼得冲上了绿化带避险。

货车？萧氏位于市中心，这个位置，这个时间，货车是不可以通行的。

萧熠眼里充满疑惑，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向坐在马路牙子上的赫饶，她怀里抱着楠楠。

赫饶轻拍孩子的背，在孩子耳边轻声地哄：“楠楠是最勇敢的孩子，我们不哭了好不好？”

楠楠背对萧熠，搂着赫饶的脖子，以带着哭腔的声音说：“妈妈我没有哭，我就是害怕了一下。”

之前，赫饶的注意力都在楠楠身上，她一直低着头，没有发现有人靠近，直到眼前出现了一双黑色皮鞋。她抬眸，就看见萧熠站在面前。楠楠也像是感应到什么似的转过身来，她感到很意外：“萧叔叔？”

只是叔叔而已吗？稚嫩的童音听得萧熠胸口翻腾，他的神色在瞬间转为温柔，然后朝孩子伸手：“来，叔叔抱。”

楠楠几乎是立即松开搂在赫饶颈间的手，伸向萧熠。

赫饶怔怔地，任由萧熠从她手里把楠楠抱起来。

孩子五岁了，体重不轻，可萧熠却只用右臂承担她身体的全部重量，左手则在为她擦挂在脸上的眼泪，听见他说：“叔叔的公司就在附近，等楠楠不怕了，叔叔带你去玩好不好？”

楠楠轻轻地问：“在哪儿呢？”

萧熠转身，指指萧氏总部的大楼：“最高的那栋，看见了吗？”

楠楠吸吸小鼻子，扭脸看赫饶：“妈妈，我可以去玩吗？”

从楠楠出生，邢唐抱过她无数次，却没有一次让赫饶觉得，他们像父女。可眼前的萧熠，明明她昨晚才严词厉色地称楠楠与他无关，此刻的他，却像父亲一样，以他的方式哄着楠楠。而从小只对邢唐一个异性不抗拒的楠楠，竟与他如此亲近。赫饶俯身拿手机，试图掩饰眼底的涩意：“楠楠去的话，会影响叔叔工作的。”

楠楠从小就听赫饶的话，闻言有点小失望，怯怯地看着萧熠。

萧熠以鼓励的眼神回望她：“楠楠和妈妈说，叔叔今天没有工作，可以陪楠楠玩。”

楠楠又看向赫饶：“妈妈，你听见了吧？”然后她忽然想起什么，“妈妈，萧叔叔是我的新朋友，我介绍给你认识吧，萧叔叔的名字是萧熠，我送给你的星星，是萧叔叔和我一起折给你的呢，他说，祝你早日康复。”

那漂亮的水晶瓶，是出自他手？赫饶抬眸。

萧熠抱着楠楠，走近赫饶，神色清淡，像初次见面一样伸出手：“你好，楠楠妈妈。”

赫饶原地站着，一动不动。

楠楠见状催促：“妈妈，萧叔叔在和你问好呢。”

赫饶才把手递过去：“你好，萧先生。”

萧熠用力地握住她的手不放。

片刻，楠楠都感觉到两人的异样，轻轻地叫：“妈妈。”

赫饶抽手，萧熠适时松开。

楠楠妈妈、萧先生——徐骄阳站在他们身后看着这一幕，忍不住笑起来。

楠楠有萧熠哄着，赫饶整理了情绪走向交警，亮出自己的证件。

交警一看是自己人：“赫警官有什么要问的？”

表面看来这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货车司机是外地人，因不熟悉G市走错了路。赫饶询问了他的基本情况，和萧熠一样用手机拍下了驾照和行车执照，又交还给交警处理。

萧茹在这时赶到，她关切地问赫饶：“伤到哪里没有？”

赫饶感到意外：“阿姨？”得知萧茹从邢政那里听闻她出车祸了，赫饶反问，“您怎么去医院了？是哪里不舒服吗？”

她的反应显然取悦了萧熠，他抱着楠楠走过来，替萧茹解释：“我妈是例行体检。”

萧茹的注意力却被儿子手里抱着的小宝贝吸引了：“这是……”

在萧熠的眼神示意下，楠楠依旧保持着依偎他的姿势，主动说：“奶奶好。”

赫饶从没想过楠楠和萧茹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确切地说，她还没有想过楠楠和萧茹见面的事。一时间，她不知道该如何介绍。

萧熠看她一眼，简单而又淡定无比地报了孩子的名字：“楠楠。”

知子莫若母，萧茹怎么会听不出来萧熠言语之中的保留之意。她神色如常地抬手摸摸楠楠的小脸：“真是可爱的孩子。刚才你也在车上吗？有没有吓着？”

楠楠勇敢地摇了摇头，以柔柔的嗓音回答：“奶奶我已经不害怕了。”

萧茹的目光落在萧熠脸上，却只看见儿子正低头，用他的脸轻轻蹭着楠楠的脸，而和她一样注视着萧熠的赫饶，眼底的湿意太明显。

萧茹没多问一句。

赫饶要回警队，有意让徐骄阳先带楠楠回家。徐骄阳接到萧熠递过来的眼神，低头看了下腕表：“我先送你到医院，然后就得回杂志

社了，有会。”

与此同时，萧熠附在楠楠耳边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楠楠以恳求的语气说：“妈妈，我去萧叔叔的公司玩一会儿行吗？就一会儿。”

一声“妈妈”叫得萧茹神色微变，她再次把目光投向萧熠，萧熠只是淡然地笑，她便抢在赫饶拒绝前接口道：“饶饶，你昨天就该去复诊的，今天不能再耽误了，复诊完了再去警队。楠楠，就让小熠陪她玩吧，你工作完了让小熠去接你。”

万万不该让萧熠和楠楠再有所接触，可是，萧茹周详的安排、楠楠渴望的眼神，以及萧熠置身事外的姿态，都让赫饶无法拒绝。她点点楠楠的小鼻子：“要听话，不许吵到奶奶。”

楠楠快乐地点头：“楠楠是最乖的小朋友啦，妈妈忘了吗？”

赫饶嘱咐：“别带她在外面玩。”

萧熠以为她担心再被媒体拍到，答应：“知道。”

然后两人目光一错，都不着痕迹地移开。

和徐骄阳往越野车方向走去时，赫饶隐隐听见身后的楠楠小声问：“咦，萧叔叔你不是第一次见我妈妈吗？怎么你妈妈好像和我妈妈很熟的样子？”

徐骄阳偏头看她：“你们真的分手了？”

直到到了医院，赫饶也没回答。复诊完后，她打车回了警队，到了门口时正好柴宇从里面出来。年轻小伙子看见她，眼底惊喜之意根本掩饰不住：“组长你怎么回来了？”

赫饶弯唇笑：“搞突袭看看你有没有偷懒。”

柴宇挠挠头：“队长让我出去一趟，那我先去了。”

赫饶点头说好。

两人擦肩而过，看不见彼此的表情，柴宇才允许自己眼底的失落